

清末守旧派的科举情结

黄庆林

(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广东广州 510090)

摘要: 清朝末年的守旧派视奔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为流毒, 认为其将造成人心风俗的变异。为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 维护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 挽救濒临坍塌的封建道统, 守旧派在言辞上处处维护科举制度, 行动上严把科举入仕之关。然而, 由于时势变化, 守旧派固守传统的举措却并未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关键词: 清末; 守旧派; 科举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6-0054-06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6.010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始自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一个社会调和器。在该制度下, 身居高位的封建官僚家族不可能永保权势, 而居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也可以入仕为官改变其原本贫贱的身份地位。因而入仕的微小希望能不断激励封建士子们寒窗苦读。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起到过积极作用, 但到了明清时期其已逐渐僵化, 严重制约了士子的思想, 禁锢了士子的头脑。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 中国旧式士大夫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逐渐地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规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

到了近代, 西方思想文化奔涌而来, 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科举考试更是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 成千上万士子无视时代的滚滚洪流, 依然沉浸于“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中, 希望一朝中举, 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术数之学而不屑学习。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 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质疑科举这一中国传统的取士制度, 与之相对立的, 墨守成规拒绝变革的守旧派则在科举制度的质疑声中固执己见, 他们坚决抵制西方新思想的传播, 企图挽回科举制度日薄西山的历史命运, 保住封建王朝千疮百孔的腐败肌体。守旧派对科举制度的维护人所共知, 但他们内心深处是如何看待和维护科举制度的, 学界对此缺乏系统梳理, 本文拟从他们对科举制度言辞上的褒扬、行动上的捍卫和维护科举制度的终极目的三个方面着手来阐述守旧派的科举情结, 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入了解守旧派乃至传统社会转型的艰难性。

一、言辞上对科举制度的维护

清末守旧派对八股制艺极度赞扬和维护, 认为这是保证人才质量的关键所在。他们相关的言论很多, 具体说来, 其对科举制度的赞美之辞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收稿日期: 2008-10-17

作者简介: 黄庆林(1977-), 女, 湖南宁乡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文化史

首先，守旧派认为，科举制度集历代取士方法之大成，吸取了前人取士方法的精髓，经过了历代取士制度大浪淘沙的淘洗，是古人智慧的结晶、经验的荟萃，是实践证明有效的品评人才的制度，有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士子们只有通过这一考试制度才能凸显其才华，实现其自身与社会的价值。如大学士徐桐认为“其为体制，原于汉儒之传注，宋儒之语录”，“折中荟萃，举列代取士之法而损益之”^①。赵舒翘也说：“此得中道，自前明以来相沿不改，岂无故哉！”^②总之，“取士之法，器识为先。器识之端，择术为要。择术未当，则趋向必乖”^③，科举考试是有效测试士子器识和培养士子良好品行的手段，不存在缺陷且优越性不容质疑，后人只需继承，无需变革。故当戊戌变法时维新派要求废除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之时，守旧派激烈反对，认为“此乃祖制，不可轻废”^{[1]316}，“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来试者皆宵人，若康、梁之属矣”^{[1]468}。

其次，守旧派认为，八股制艺能有效敦促士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徐桐认为，“制义之设，代圣贤立言”，可以促进士子对儒家经义、圣道的体会，增长其学术素养和文字根底，对于促人成才很有益处。“其上者研究义理，可以发挥程、朱之精蕴，次亦博综经史，网络百氏，故观其阐发书旨，有以知其学养之浅深；观其驰骋文字，有以察其根底之厚薄”^④。并且，八股取士制度能将真正潜心正学且学养深厚的士子选拔出来，达到选拔人才之目的：“制艺代圣贤立言，尤宜根诸学养。惟能潜心经籍，使心与理融，而后可以扶精微而阐蕴奥。斯其言为有得之言，而其文亦为见道之文。其体甚尊，洵非小道也。”^⑤故在守旧派看来，读书、做人、为文是一脉相承的，士子的品行、道德、文章、学问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真实地反映出来。如此，凡是真正的人才，必会在科举这一入仕门径中脱颖而出。故曾廉说：“我朝沿明制，以制艺取士，天下之人才由此出焉。盖以读书、作人、为文止是一道，必其人博通而正大，笃实而宏远，而后其文字自有儒者气象。……文字之作，固足以观人之胸怀、学问、行事、才猷、德器，此朝廷之所以取士，而士宜抚己自思者也。”^⑥

对于针对科举考试中士子答卷剿窃雷同现象的攻击言论，守旧派认为科举制度本身并无缺陷，种种弊端皆由考官和士子心术不正所导致。“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儒先传注，阐发圣贤精义，二百年来，得人为胜。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咎于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伟，虽沿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亦未尝不可以得人。设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器竞之风。”^[2]王龙文强调说：“科举之法，或以时文，或以策论，总须主试者学有本原，博通今古，方能得人。若主司无学无品，则时文固为浅夫之便，策论更滋世道之忧。而逆党必欲改试策论，兼以西学命题。彼其说亦谓广求通才以济世用，实则意存横议，乘时变以蛊邪说，流弊所及必祸国家。”^⑦启秀谓：“自承

① 见：徐桐《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② 赵舒翘. 慎斋文集：第8卷[M]. 1924年西山书局铅印本。

③ 见：启秀《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④ 见：徐桐《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⑤ 见：启秀《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⑥ 曾廉. 蠡庵集：第18卷[M]. 宣统三年曾氏会辅堂刊本。

⑦ 王龙文. 平养堂疏稿[M]. 1920年刻本。

学之歧不复，一衷诸正，而讹术日杂，流弊日滋，甚有专趋时尚，剿说雷同者，律以先民矩矱，既背且驰，亦安望其有当圣贤之精义乎？”^①曾廉也认为，士子躁进，“动其利禄之心”，使得科举考试“名实大悖”，这就是“近世人才所由衰”的原因。故“夫天下侥幸之途不绝，斯功名之路不开；功名之路不开，斯生民之祸将烈。何则？无学而躁进，进亦何为，有不蠹国病民者乎？由是而天下莫知所准，谬种流传，庸劣相继，至于纲纪废尽，积重难返，虽有仁贤无以善其后矣。祸安得不烈欤”^②。

为改变士子心术不端、动机不纯的状况，守旧派号召士子正视科举考试，反对将其视为利禄之道，否则，“士不持正又奚益焉？”“制义要以识高、学正、明体、达用而深造自得为善。善必以圣贤之训返而体之于身，以忠恕之道推而同之于世，以世务之蕃变上而揆之往古，以载籍之昭垂下而验诸当今。事必可通，理必可据，恪守成宪而有独得之妙，壹意孤行而无为己之私。存之为道德此也，发之为事业此也，吐之为文章此也”^③。

可见，守旧派将避免科举考试积弊的希望寄托在士子自身道德的完善上，要求他们自觉放弃追求功名利禄的心态去对待科举考试。如此想法虽然美好，但该想法本身就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因为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一条利禄之路，希冀士子在这条残酷而狭窄的道路上自觉保持清高的心态而放弃利禄之心，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

二、行动上严把科举入仕关

守旧派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以科举为正途，在录取士子时严格按照儒家圣道的标准来衡量和取舍，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汲取品行端正的传统士大夫进入仕途。他们对于受西学影响的新兴士子们深恶痛绝，认为其乃害群之马，会污染封建官僚机构，因此在对新派人物的言行和举措痛加排斥的同时，阅卷取士上也是爱憎分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曾上疏陈大计，请徐桐代奏，但结果却是“三诣徐桐之门，不见”，并被徐桐“斥为狂生”^[3]。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科举会试中充当正主考官的徐桐于阅卷之际，对于考试士子“文义之谩诡，词语之驳杂者，概置弗录”，“而后去其窳陋，拔其英华，义理务以澄澈为宗，辞气务以渊茂为贵，无陈无剽，质有其文。由是命之声律，以规其涵养；试之经策，以验其博通”^④。在是年科举考试会试录取士子事情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兹录于下^[4]：

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语发策，科场莫知所出唯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梁启超卷，不知谁可，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护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

① 见：启秀《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② 曾廉. 蠡庵集：第8卷[M]. 宣统三年曾氏会辅堂刊本。

③ 曾廉. 蠡庵集：第8卷[M]. 宣统三年曾氏会辅堂刊本。

④ 见：徐桐《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逢未嫁时。

由以上事例可知徐桐取士之准绳。在当年阅卷诸公中，即使思想相对徐桐较为开明的李文田、唐景崇，在对科举制度维护这点上立场也是一致的。针对“以文章取士为诟病”^①、“经义之作使人拘泥于绳尺而不得尽其所长”而欲变易之的论调，李文田、唐景崇强调“经义取士之制，所以范一世之人心，而使之皆归于正也”，欲变易则“未尝深窥夫立法之本意矣”。“盖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惟人心不正、是非颠倒之深足患”。“苟诱以功利之说，导以角力争能之力，虽一时可以收富强之效，而世变将有不可问者，以人心不正之故也”。“惟经义取士之制，使人习于圣贤之言，明于是非之理，贤智者得以正其本源，而愚不肖者亦不至迷于趋同。偶有背理徇私者，则天下皆深恶痛绝之。此正气之所以常存，非夫一切苟且之法所可同日而语也”^②。李文田、唐景崇尚且如此，徐桐等守旧派则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在守旧派看来，“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心，而人才之邪正系乎制义”，“制义正而后心术端，心术端而后人才兴”^③。八股制艺是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是士子实现自身价值和梦想的金钥匙，严格把好八股制艺这一关，则是国家培植人才的根本所在。

因此，戊戌政变后，掌握朝政大权的守旧派断然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在此政策下，许多新式学堂纷纷难以为继，在新式学堂中的学生，“因八股取士已复旧制，亦各意存观望，纷纷告退”。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1]449}。京师大学堂作为守旧派废除新政举措后仅存的硕果之一，所面对的局面也十分尴尬，它虽然未被裁撤，但结果却由于科举考试的恢复而报考人数剧减。据记载，在政变前“赴堂投名愿为肄业生者约有千余人”，而政变后局势大变，“取同乡官印结赴堂报考者不过百余人而已”，因此时人叹息其“创办未及半年，而今昔情形悬绝如此，可胜浩叹”^{[1]462}。

三、维护封建专制体制的终极目的

在近代西学大规模入侵的历史背景下，守旧派试图努力挽回封建体制江河日下的没落趋势。而孔孟之道是八股制艺的落脚点，守旧派极力捍卫八股制艺，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孔孟之道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维新派的出现，守旧派将其归罪于西方思想的肆虐所引起的人心风俗的变异：“戊戌之变，异学邪说横流，稽天首难者不惮犯旷古所不韪，尽举周公、仲尼、三纲五常之教、数千年帝王神圣自立之中国摧而坠之。夷狄猛兽之阱，势力薰赫，锐不可遏，其余摧而煽之者，下乃公卿辅相，横议亡等，流而不返。此变乱之创局，自生民以来其祸亦有烈于此者乎？”^④于是，倡明正学，强调纲常伦理，反对康、梁所倡导的无父无君之西学就成了守旧派维护封建统治的必然要求。而他们认为要改变西学泛滥的局面，加强人心风俗的整饬，需要从科举制度入手来严把士子的入仕关。

守旧派深感晚清“异说”猖獗，认为此种局势下更需要通过八股制艺来严把士子入仕关。针对晚清西学传入、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状况，守旧派要求加强八股制艺，维护儒家道统以抵制西学“异端”对士子头脑的侵蚀。在其看来，八股制艺出身之人趋向端正，不易为“异端

① 见：李文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② 见：唐景崇《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③ 曾廉. 蠡庵集：第18卷[M]. 宣统三年曾氏会辅堂刊本。

④ 王龙文. 平养文待：第5卷[M]. 1920年刻本。

邪说”所惑，故士子必须通过八股制艺之关，品行才能有所保障，此乃入仕之基。徐桐谓：“晚近以来，实学不讲，往往短钉剽窃，以求速化，而记丑嗜琐之徒又或惊奇诡异，杂糅诸子，组织词赋，望之若甚浩博，而实按之经义之所在则茫乎”；而“异教旁流，离经畔道，后生小子震耀于新奇之论，沉溺于功利之谈，虑或横决猖狂，而尽易其所守”。故“非以《四书》、《六经》之道，儒先性命之书，俾天下人人出于其途，童而习之，终身由之，恐不足以大其防闲，而维往圣危微之绪。”^①又有人说：“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秕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于中国，用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误也。中国之法，万世不易之经，今日之弊，由学者不能实践，非孔、孟、程、朱之罪也。夫人知忠爱，名分凛然，中国之长也；但守法令，不习诗书，夷人之短也。今我方舍旧谋新……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蹄鸟迹之区。”^②于荫霖说：“凡讲西学而能不流为奇袤者，皆制艺进身。盖制艺用心细而研理深，故能有是非之辨，与夫专从洋文入手者不同”，而“若废制艺取士，人将并弃四子书而不读，其害有甚于洪水猛兽者”，制艺作为检测人才的有效方法，“断不可废”^③。可见，在守旧派眼中，通过科举正途进入仕途的人，就好比拿到了隔离西学避免毒害的盾牌一样能百毒不侵，故在近代西学“猖獗”的局势下必须加强科举严把入仕之门，才能保证封建统治后继有人。因此，针对那些批评八股制艺的言论，守旧派反应强烈、激烈反驳，其言正如赵舒翘所说的：“近来异说争鸣，恒以八股为诟病，殊不知策论、词赋皆可剽窃而成。时务专主谋利，尤坏心术。惟制义代圣贤立言，趋向既端，心志自正，而于足食足兵之王道，保庶保富之全谟无一不囊括其中。”^④

针对那些攻击科举考试不能适应时代所需、企图背离孔孟之道选拔人才的言论，曾廉批驳道：“治天下而可以一日舍圣人之道乎哉？近之议科举者，饰宋人习非所用，用非所学之说，先史而后经，先艺而后道……以余论之，科举之士不足为时用者，乃上之人不能用经术，非士之习经术而不足用于天下也。”^⑤守旧派认为八股功用巨大，不仅不会埋没人才，而且还能保证士子品行趋向之端正。在他们的心目中，八股制艺就像一把巨大的筛子，能将不符合封建统治要求的士子筛漏掉，留下的必然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与国家自强的优秀人才，而非常之才不会被八股制艺所埋没的，相反，历代许多优秀的人才正是通过它脱颖而出，可以说，正是这种取士制度造就了大量优秀的人才。曾廉指出：“我朝沿明制，以制义取士，天下之人才由此出焉。”^⑥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召见何乃莹询问有关八股考试废除后民间的议论，何回答：“二百余年开科取士，并不乏人才，且天下士子，相习日久，不宜变更，人多惜之。”^⑦可见，他们不仅不认为八股制度埋没了人才，反认为正是八股制度成就了诸多的名臣硕儒，连当时思想尚属开明的唐景崇也附和守旧派的言论，认为非常之才，“其智力之所及，功令不足以限之，而亦能循功令以自见者也。取之以经义，则彼将以经义进矣；取之以诗赋、策论，则彼将以诗赋、策论进矣。间有不能以文字自见者，朝廷固有他途以收之，而于法之变不变无与也”^⑧。

守旧派以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求士子，可是士子们能否按照他们的想法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

① 见：徐桐《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② 于荫霖. 悚斋遗书奏议：第9卷[M]. 1923年北京刻本。

③ 赵舒翘. 慎斋文集：第8卷[M]. 1924年西山书局铅印本。

④ 曾廉. 蠡庵集：第8卷[M]. 宣统三年曾氏会辅堂刊本。

⑤ 曾廉. 蠡庵集：第18卷[M]. 宣统三年曾氏会辅堂刊本。

⑥ 见：唐景崇《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序》，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大问题。特别是在晚清那种社会转型时期，在西方商品经济和多元思想巨大洪流的冲击之下，片面要求士子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内心的自律是不可能实现人人为圣人的理想局面的。守旧派无视八股制艺这一选拔人才制度的千疮百孔与弊窦丛生，单纯强调通过士子自身的自律来延续传统的取士制度，是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正如吴汝纶指出的：“近来执政诸公，无御侮之才，惟以汲引廉洁自好之士为务，意谓拔本塞源，端在于兹，不知法令繁碎，束缚人才，贤者无可表见，又况强邻环伺，自非高视远览，驰域外之观，岂易坐谈弘济？咫尺之士，焉能为有无轻重哉？”^[6]

四、结 语

清末守旧派极力捍卫科举制度，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士子的进身之阶来限制士子们对于书籍的涉猎，将他们的思想牢牢框定于儒家典籍之中，去继续古人耗费了千年之时踟蹰爬行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道路，以避免西方新思想的渗透。但时代潮流翻滚直前，守旧派所固守的传统必然会成为历史前进浪潮中千帆侧畔的沉舟，被掩埋进历史废墟之中。

参考文献

- [1] 翦伯赞. 戊戌变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 叶德辉. 觉迷要录[C] //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 33 辑.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5: 1-56.
- [3] 汤志钧.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下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33.
- [4] 荣孟源, 章伯锋. 近代稗海: 第 1 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232.
- [5] 朱克敬. 谬戒[C] // 中华民国开国 50 年文献委员会. 清廷之改革与反动: 上. 台北: 正中书局, 1961: 602-606.
- [6] 吴汝纶. 与桐城令龙赞卿[C] // 石泉.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249-251.

Research on the Anti-reform Forces' Thought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Qingl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510090)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nti-reform forces considered the surging Western culture as pernicious influence that would cause corruption of morale and customs. To resist the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maintain the dominate status of the Confucian ideology and prevent the feudal orthodoxy from collapsing, the anti-reform forces tried to prote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ir words and impose strict regulations on selection of imperial officials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Unfortunately, with times shifting, the anti-reform forces' attempts did not achieve their desired result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ti-reform Force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编辑: 杨峰)